

●周菁葆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周菁葆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周菁葆 著

出版者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电话:2826414 邮政编码:830001

印装者 乌鲁木齐福利印刷厂

发行者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 本 1/32 850×1168(mm)

印 张 14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1994 年 1 月新疆第 1 版

印 次 1994 年 1 月新疆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100 册

ISBN7—228—02985—2/J·111 定价 25.00 元

Associated Project of the UNESCO
Silk Roads Project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编委名单

顾	问	李康宁	买买提祖农
		龚金牛	陶世义
主	编	周菁葆	陈重秋
常务编委		来建中	殷 晴 陈世良

总 序

“丝绸之路”是对远古以来连接亚洲、非洲、欧洲的东西交通道路的雅称。它不仅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通商之路,而且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动脉。世界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就发生在这条道路上或其周围地区。几千年来,它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将继续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丝绸之路”具有数条干线和许多支线,但大致可以分作四条:(一)草原丝绸之路,指横断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路;(二)绿洲丝绸之路(也有人称作沙漠之路),指经过中亚沙漠地带中片片绿洲的道路;(三)海上丝绸之路,指经过东南亚、印度,到达波斯湾、红海的南海路;(四)西南丝绸之路,指经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广西而到印度、东南亚以远的通道。

一般人所说的“丝绸之路”,主要是指绿洲之路。这条“丝绸之路”从中国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新疆,然后分北路、中路、南路西行。其中北路经伊吾(今新疆哈密)、北庭(今吉木萨尔)、阿力麻里(今伊宁)西去里海沿岸。中路经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西),过焉耆(今焉耆西南)、乌垒(今轮台东)、龟兹(今库车)、姑墨(今温

宿)、疏勒(今喀什),越过帕米尔高原,直到地中海东岸地区。南路从阳关出发,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经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且末西南)、精绝(今民丰北)、于弥(今于田东)、于阗(今和田南)、莎车(今莎车)等地,然后越世界屋脊,过阿姆河到伊朗,直抵伊斯坦布尔(东罗马帝国)。

“丝绸之路”作为欧亚大陆的动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在这条道路上,塞人、羌人、丁零人、月氏人、匈奴人、突厥人、回鹘人、蒙古人自东向西迁徙;希腊人、阿拉伯人、雅利安人、粟特人自西向东迁移,各民族的兴衰,使丝路历史屡屡发生重大的变化。

“丝绸之路”是世界文化之源,在它的东西两端,产生了中国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亚文明、希腊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成为后来世界文明的摇篮。在宗教方面,诸如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景教(即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都在这里诞生,对人类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的桥梁。自古以来,东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正是通过这条道路而相互传播的。中国的玉器、丝绸、瓷器、火药、造纸和印刷术,通过这条道路传到了西方;祆教、景教、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的文化艺术,又顺着这条道路传入了东方,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丝绸之路”虽然是如此重要,但是,形成一门学科则为时不久。中国历史上不乏有许多文献和著作研究这条

历史文化的大动脉,但基本上是以“东西交通史”为名的。日本学术界虽有许多这方面的著作问世,但也多是采用“西域学”的名称。自从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特霍芬于1877年提出 Seidenstrassen 的术语后,德国汉学家艾伯特·赫尔曼于1910年正式采用为书名,即《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之后,Silk Road 这个英文名称被许多国家的学者采用。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一些欧洲的探险人物沿着古丝道考察,尽管他们之中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目的,但客观上,他们的研究对丝绸之路学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东方,“丝绸之路”作为一门学科形成,则是始于20世纪中叶。

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丝绸之路”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如果从某一单纯学科的角度去研究,必然会作出片面的论断。只有进行全方位研究,以多维视角去审视“丝绸之路”,诸如从哲学、历史、语言、宗教、文学、艺术、民俗、经济、考古、民族以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自然地理学、生态学、医药学、自然科学等各方面去研究,才有可能揭示“丝绸之路”上的许多疑惑不解的问题。同时,随着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世界各国人民对通过“丝绸之路”以各种形式深入和加强东西方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的愿望和要求更加迫切,“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瞩目的考察研究课题和旅游热点。

为此,我们编辑了这套《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将按三大系列介绍有关“丝绸之路”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以专

著系列为主,兼顾译著系列和普及系列。希望有助于推动中国丝绸之路学的研究,有助于各国人民对丝绸之路文明的全面认识 and 了解,有助于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深入交流。

本丛书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对丝绸之路学涉及的方方面面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并尽可能地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将某种丝路文化现象宏观地放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和探讨。其选题注重学科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延续性,也注意截取特定时期的横断面。有的则从某一特定点立论,对丝绸之路的古今文化、地理经济、民族语言、宗教习俗及其思维模式等作精辟的分析,并与中国当今的改革开放大业紧密结合,摒弃糟粕,阐扬精华,激励进取。

本丛书的作者,大多是学术界各方面的研究员、教授,具有相当深的学术造诣。此外,一些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的著作也收入在内。本丛书的观点不一定都与主编者一致。我们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以博采众长的襟怀支持诸家学说的切磋;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对丝绸之路学的建设能尽一家之责,这里便提供一鸣之地。

正值我们编辑这套丛书时,联合国组织的丝绸之路大考察已拉开了帷幕,中国纪念丝绸之路的各种活动也广泛开展了起来,“中国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同时宣告成立,振兴丝绸之路的大旗已在中华大地上高高扬起。

丝绸之路作为人类共同的文明,国际上的研究我们非常欢迎。但是,作为中国段的“丝绸之路”,其研究中心

理应在中国。很多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学者的努力,是难以彻底解决的。众所周知,新疆是世界各种文明的汇聚地,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没有新疆学者长期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要想解决丝绸之路上的许多症结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当然,要全面研究“丝绸之路”,还需要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合作。

我们特请新疆及国内外的学者们,用深邃的目光,穿透丝路华彩的表象,揭示其底层的奥秘,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向世界展现瑰丽的丝路文明。

我们的祖先开拓了丝绸之路,为中国找到了一条通向世界的门户,使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世界的呼吸与我们息息相关。今天,我们振兴“丝绸之路”,也就是让世界重新认识我们。

周菁葆

1992年10月

责任编辑：陈重秋

阎醒民

封面设计：阎醒民

目 录

丝绸之路与东西音乐文化交流	1
中国维吾尔木卡姆形成发展史述略	16
中国新疆音乐舞蹈概览	32
中国维吾尔与伊斯兰诸国的乐器比较	40
中国维吾尔古典音乐——木卡姆	67
龟兹佛教文明	84
一. 龟兹国概况	84
二. 佛教的传入与兴盛	86
三. 龟兹佛教的基本教义	91
四. 龟兹佛教的发展变化	99
五. 龟兹佛教的转折	104
六. 龟兹杰出人物及其贡献	106
七. 龟兹石窟的开凿	110
八. 龟兹壁画的题材与内容	115
九. 龟兹佛教文明之衰落	138
新疆石窟壁画中的乐器研究	145
一. 新疆石窟的建立与分布	146

二. 新疆石窟壁画中的历代乐器·····	149
三. 新疆石窟壁画中的乐器与古代文献·····	163
四. 新疆石窟壁画中的乐器考辨·····	173
新疆石窟艺术的特色·····	219
新疆出土文物中的乐器——骨龠·····	225
《三台》探究	
——吐鲁番出土文物中的一则音乐史料·····	231
吐鲁番出土文物中的唐代杂技艺术·····	239
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新疆乐舞·····	249
五代宋辽时期的新疆乐舞·····	271
龟兹乐与木卡姆·····	287
唐代新疆舞蹈·····	317
新疆舞蹈溯源·····	330
西域音乐艺术家及其贡献·····	350
西域乐舞诗钞发微·····	364
木卡姆与民族音乐学·····	377
斯不斯额与胡笳考辨·····	383
琵琶溯源·····	390
维吾尔民间体育考略·····	404
美国研究丝绸之路文化的机构和专家·····	413
岸边成雄的主要论著及其贡献·····	421

丝绸之路与东西音乐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史上欧、亚、非洲大陆主要交通道路的统称。自古以来，东西音乐文化大都是通过这条路线传播的，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是东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虽然丝绸之路是如此的重要，但是形成一门学科则为时不久。中国历史上不乏有许多文献和著作研究这历史文化的大动脉，但基本上是以“东西交通史”为名的。日本学术界虽有许多这方面的著作问世，但也多是采用“西域学”的名称。自从德国著名地理学者李希特霍芬于 1877 年提出 Seidenstrassen 的术语后^[1]，德国学者艾伯特·赫尔曼于 1910 年正式采用为书名，即《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2]。之后，Silk Road 这个英文译名被许多国家的学者采用。在东方，丝绸之路作为一门学科逐渐形成，则是始于二十世纪中叶。目前，世界范围内丝绸之路热的掀起，应该说是始于日本。

但是，尽管许多东方学者们，对丝绸之路所产生的东西文化交流进行了不懈的研究，但在音乐学界内，无论是日本、

中国、还是欧美学者，专门研究丝绸之路的专著问世毕竟太少，也就是说，国际音乐学界对“丝路”音乐的研究还不能与其他学科的科研水平相抗衡。这一点，应该引起国际音乐学界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则想就这条道路对世界范围内的东西音乐文化交流所曾发挥的作用，分为四个阶段，作一历史的简要回顾与反思。

一、丝绸之路的内涵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一下丝绸之路的内涵，也就是说，明确一下丝绸之路的定义与机能。丝绸之路应该说是从远古以来联结亚洲、欧洲、非洲的交通道路的雅称。今天一般人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往往是指从长安出发，经中亚、西亚到罗马帝国这段绿洲路线，也有人称之为沙漠之路。然而还有一条草原之路，它是自古以来曾为许多游牧民族利用过的道路。这条道路从中国华北地区出发，越戈壁沙漠至蒙古高原，穿过西伯利亚大草原，最后到咸海、里海沿岸地区。此外，还有一条南海之路，是从中国华南地区经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到波斯湾、红海。另外，从中国到日本也应包括在这条路线之内。也就是说，中国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日本奈良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

丝绸之路的定义有如上述，那么，丝绸之路的机能是什么？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要研究这条道路呢？我们清楚，欧亚大陆是由华北平原、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西藏高原、帕米尔高原、中亚平原、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地区构成。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恰似一

条大动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在这条道路的东西两端，产生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中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成为后来世界文明的先驱。在宗教上，有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均在丝绸之路上诞生，并对人类文化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称丝绸之路是世界文化之母则毫不过分，而且是恰如其分的。

丝绸之路之所以会引起人们如此注目，其原因还在于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人类历史的各种文明是随丝绸之路传播的；人类多元文化中的宗教传播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各种物品是在这条道路上交流的；当然，东西方音乐的融合也是在这条道路上开展的。所以，世界各国学者对这条最古老的商道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

二、丝绸之路上东西音乐文化的对接

上古时期，东亚音乐与西亚、非洲音乐之间没有什么接触。它们都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东西音乐文化间的交流，得助于丝绸之路的兴起，而中亚一带则是东西音乐文化相互对接的要冲之地。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1. 东亚音乐与中亚音乐的对接

本文的东亚音乐，是指中国中原一带的音乐。关于东亚音乐与中亚音乐的交往，在中国文献中不乏记载。如《竹书纪年》中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这说明公元前 2015 年，中亚民族就曾向中国的夏王朝传送了音乐舞

蹈。《竹书纪年》中还载：“（夏）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冉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可见，公元前 1774 年左右，中亚民族又向东亚敬献了乐舞。这种音乐文化交流在中国商王朝时仍有记载，当时“诸侯八译而来者千八百国”，其中最远的在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西五百里的“渠搜国”^[3]。

公元前十世纪，周穆王曾带了一个盛大的乐队到中亚，将笙、簧、琴、瑟、竽、龠、获、钟、建鼓、建钟、篪等十二种乐器带到了中亚，其中笙、簧等乐器已被中亚古代民族所掌握^[4]。公元前 663 年，秦成公将女乐二十六人送给西戎。据《周礼》记载“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这里的旄人，包括中亚的古代民族。由此可以说明，上古时期东亚音乐已与中亚音乐有了接触，并且二者之间的音乐文化已有了初步的交流。

2. 西亚音乐与中亚音乐的对接

上古时期，苏美尔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希伯来人、亚述人所创造的西亚音乐也开始与中亚音乐发生对接。这中间，波斯是一个中转站。公元前 539 年，波斯灭了新巴比伦，建立起东起伊朗高原、西至希腊在内的波斯帝国。之后，又于公元前 525 年征服了埃及^[5]。波斯人统治了两河流域和埃及后，吸收了他们的音乐文化。但是，波斯人的势力尚未达到帕米尔高原，使西亚音乐与中亚音乐对接的是活动于中亚舞台上的塞种人。因为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亚洲平原的中部大多数被塞种人部落所控制。不仅中国丝绸出现于波斯应归功塞种人，而且西亚音乐文化也由塞种人传播到中亚。

西亚音乐的东渐，具体而言，就是“竖箜篌”和“琵琶”

瑟”的传入。中国文献《隋书·音乐志》中记载：“曲颈琵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旧唐书·音乐志》中载：“琵琶、竖箜篌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弦，竖抱于怀，用两手齐奏，俗谓之臂箜篌”。这两件乐器在汉代已传入东亚，而出现在中亚应早于这个时间。塞种人直到公元前二世纪仍在中亚伊犁河谷游牧，而汉武帝（公元前140—前117年）已知箜篌，并能让人仿制，显然是通过塞种人而得知的。

“竖箜篌”就是亚述的“桑加”，埃及的“哈卜”。但埃及的“哈卜”体形很大，并不适合塞种人的游牧生活，因此，塞种人没有接受“哈卜”。塞种人根据自己的习俗，从波斯人那里学习了亚述式的“桑加”，以便于马上演奏和携带，之后，于汉代传入东亚一带。

“琵琶”传入中亚要比箜篌较早些。中国西汉时刘熙《释名》中载：“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于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这段史载说明西汉时（公元前206—公元24年）中国人已知道了琵琶这个乐器是从中亚的胡人处传来。由于地理知识的局限，尚不知琵琶乐器名称和发源地，以上文载琵琶之名仅是一种推测而已。

实际上，琵琶最早是西亚远古居民苏美尔人发明的。在公元前2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小塑像上已有描绘，他们称作“长颈鲁特”琴。这种乐器从巴比伦时传入埃及和希腊，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希腊人称之为Pandoura，这Pandoura一词则是从苏美尔的Pantur一字转变而成的。这种“长颈鲁特琴”约在塞琉古帝国时传入波斯。

另外还有一种短颈琵琶，即西亚远古居民腓尼基人的